

第二十二卷

葉聖陶集

叶圣陶集

第二十二卷



北游日记甲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3号

叶 圣 陶 集

第二十二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烽岚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中央路145号，邮政编码：210009)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7 字数 308,1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 册

精装1,200册，平装1,400册

ISBN 7—5343—2106—9

I·92 定价：平装 6.65 元
精装 10.15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作者北上过莱阳，被邀在庆祝国际妇女节大会上致辞，讲蒋管区妇女状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上午，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全体人员合影（部分）。坐在作者的右边的，挨次是周建人、傅彬然、朱文叔；坐在作者左边的，挨次是宋云彬、丁晓先。

不用說出版工作多麼重要，幹出版工作的
誰不知道。以往的出版工作有些兒成績，然
而是散漫的，沒有計畫的。這一回全國出版
工作會議開個頭，研討分工，合作，專業化種
種問題，這才使出版工作有了整體性跟計
畫性。在這樣的基礎上，出版工作的成績
一定會超過以往多少倍。

一九五零年九月，葉聖陶

一九五零年九月，出版总署召开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这是作者的题辞。

目 录

北游日记(甲抄)

片断之一

一九四九年

一月(七日始) 3

二月 15

三月(止于二十五日) 28

附录:《北上日记》小记 49

片断之二

一九四九年

六月(十一日始,略去五天) 51

七月(略去五天) 54

八月(略去二十四天) 61

九月(略去十天) 63

十月(止于一天) 71

片断之三(上)

一九四九年

十月(二日始,略去四天) 73

十一月(略去二天) 79

十二月(略去五天) 84

一九五零年

一月(略去八天)	89
二月(略去七天)	93
三月(略去四天)	97
四月(略去四天)	103
五月(略去三天)	108
六月(略去二天)	116
七月(略去一天)	119
八月(略去五天)	122
九月(略去一天)	128
十月(略去七天)	136
十一月(略去一天)	143
十二月(略去四天)	151

一九五一年

一月(略去二天)	157
二月(略去一天)	166
三月(略去三天)	172
四月(略去二天)	181
五月(略去五天)	191
六月(略去二天)	200
七月(略去一天)	209
八月(略去三天)	217
九月(略去五天)	226
十月(略去三天)	236

十一月	248
十二月(略去三天)	258

一九五二年

一月(略去三天)	268
二月(略去二天)	283
三月(略去一天)	297
四月	310
五月(略去三天)	322
六月(略去三天)	334
七月(略去一天)	343
八月(略去十四天)	358
九月(略去二天)	366
十月(略去五天)	375
十一月(略去三天)	385
十二月(略去一天)	396

一九五三年

一月(略去二天)	408
二月(略去六天)	423
三月(略去四天)	435
四月(略去三天)	445
五月(略去三天)	454
六月(略去二天)	464

编后记	472
-----------	-----

北遊日記
甲鈔



片断之一

一九四九年

一月（七日始）

七日（星期五） 晨五时起身。六时后，红蕉来，二官亦来。七时车离祥经里，送行者十余人。车至华盛码头，为时尚早。候至九时，海关人员始检查行李。至十时乃登轮。我人购房舱票，一间十四人。余与墨上下床，靠右舷。士敦与彬然上下床，靠通道之壁。芷芬则与余榻成丁字形，亦上铺。戏谓较之自川东归之木船，不啻天壤矣。

送行者有晓先、锡山、达君、知伊、韵锵、纯嘉、伯泉，皆挥手而别。小墨与二官待船开始去，时十一时差十分也。

舱中通入热气，颇暖。坐少定，即开始饮酒。先饮玫瑰大曲。此行共携酒四瓶，其二瓶为白兰地。洗公所赠也。饮毕进午膳，膳毕各卧休。时时朦胧，波浪不大，亦不知所过为何地。

夜仍小饮。早睡。卧看瞿宣颖之《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八时即睡熟。

八日（星期六） 七时起身，生活如在家时。舱外寒冷，甲板潮湿，不能登眺。亦唯或卧或坐，闲谈而已。此永生轮须转台湾，我人得乘此一游，亦殊不恶。

舟行甚速，下午五时开抵基隆口外。检验医生不至，口内

码头又不空，须在口外停泊一宵始得入。玫瑰酒一瓶已尽，夜间饮自浸之佛手酒。香气太浓，不能多饮。八时许写信，一致小墨，一谢诸公，俟到台北时付邮。

听同舱丁君谈济南近事，甚有味。九时半睡。

九日(星期日) 七时起。望基隆在舟之右前方，左前方则海天而已。候至九时半，港警人员来，始可登岸。各人出示船票及身份证。士敏仅有旧身份证，被阻不得登岸，为此行遗憾。以小舢板渡至岸边，雇一汽车直驶台北。车路以水门汀铺，甚平。过山洞二。望中皆不甚高之山，一较高者顶戴微雪，云是草山。行二十馀公里而抵市中，至中山北路分店。今日星期，闭门休假。叩门而入，惠民出不意。台店为四层屋，甚宽敞。

墨书一笺，致二官满子。甫琴以夫人病，往访医院。遣人觅之，候少顷未至，以时间匆促，由惠民导游街市。马路甚宽，行人不多，汽车亦少，驶自行车者特多，有悠闲之致。观中山堂及旧时总督府之外貌。遂至餐店状元楼。甫琴已候于门，握手欢欣。菜颇不恶，有鲜江瑶柱一味，为平生所初尝。饮洗翁所赠白兰地。

一时半，乘特快公共汽车返基隆。甫琴惠民送行。并赠大橘四篮，西瓜二枚，香蕉一篮。抵舟次未及三点。船上牌示三时开行，实则上货方始，开行尚早。若预知如此，应多游若干时也。

返舱。吃同舱者张姓所剖西瓜，颇甜。六时仍饮白兰地。此时墨忽发胃病，满头是汗，呕吐两次。大约是行路疲累，进食较饱，吃西瓜又进少量白兰地之故。幸吐后即觉如常。

此后仅两人在外，尤宜互相珍护，如遇病痛，实难应付。墨既有胃疾，宜不复饮酒矣。

舟以夜十二时开行。初时颇有浪，余已朦胧，不甚觉得也。

十日(星期一) 晨七时起。询墨已不觉什么，但不敢吃粥饭，唯食饼干而已。

竟日睡眠时多，非晕船，但坐亦无聊，不如卧休。看书亦不能多，少看即入睡。天气转暖，地益南矣。晚六时后，与彬然芷芬凭阑闲谈店事。

对面房中有一病人，云将绝气，因而同舱皆惴惴，恐到港而后，被海关所阻，不得顺利登岸。芷芬言以前曾两遇此事，皆以尸首抛入水中，以免周折。七时后，传此人已死，是一青年女子，患肺病。旋即移尸入医疗室，其所卧床褥移置甲板上，见之忤然。

余就睡后，以明日将抵港，如小儿心情，不得安睡，仅能朦胧而已。

十一日(星期二) 八时许整理行李，芷芬士敷二位费力最多。十一时抵港，望之如重庆，唯房屋较整齐。候医生登船，对于病死之人居然无问题，全船大慰。全船之客集于甲板，候医生检验，出示牛痘证。而无此证者实多，则云上岸后各自往种。此实绝妙辞令，彼固不便言就此马虎也。

船泊定已一时许。望见岸上有士敏与其同事徐君在守候。以行李交旅行社运送，自携小件登岸。海关检查亦不甚严。乘汽车二辆达轮渡，渡至九龙。此轮渡平稳舒适，前所未见。

士敏为我们赁房间二于德邻公寓。其值每日港币十馀元。而今日之港币，值金圆五十元矣。亟看报纸，知淮海之战已将结束，天津亦将攻下，南京惶急已甚。

既而云彬夫人偕陈劭先夫人来访。继之云彬至。三年不见，风度依然。晚六时，陈劭老邀宴于餐馆。七时半散。云彬来夜谈，告以种种情形。十时睡，疲劳殊甚，仍不得好睡。

十二日(星期三) 十时访云彬于其寓所，渠与陈劭老比屋而居。既而夏衍来，所谈与士敏云彬相同而加详。谓昨日又接北方来电，询余到否，一切尚待商谈，缓数日再决。

午餐于小餐馆。返公寓欲觅午睡，而仍不得入梦。四时后，访仲华于其寓所，并谒其母夫人。仲华亦小心过分，谓余出来为佳，留沪不妥。余于此终未能深信。若不为有事可做，仅为避扰，决不欲有此一行也。

晚餐于闽菜馆，与云彬芷芬士敏饮绍酒二瓶。绍酒殊平常，淡而寡味。返公寓。荃麟来长谈，陈劭老亦至。十时散。

十三日(星期四) 在寓看报，天津尚未下，人民代表接洽停战，无结果。南京颇慌乱，政府机关谋赶速撤离。

午刻，饭于一家平津馆。返舍时，途遇高祖文李正文。自去年九月杪同游苏州与高别后，此次为初晤。而李则于十日前访余于四马路，转达促行之意，今又相遇于此矣。

午睡一时许，未成眠。仲华来，闲谈约一小时。上海信来，系伯祥调孚所书，皆言此别颇惆怅。

夜七时，出外晚餐，又遇高祖文，承以茅台一瓶相赠，言知余耽饮，而此间无好绍酒，特以茅台为馈。其情深可感。

遂至一四川馆，遇夏康农。又于座中见吴耀宗，未招呼。皆最近到港者也。抗战期间，一批人初集于桂林，继集于重庆，胜利而后，皆返上海，今又聚于香港，以为转口。余固不在此潮流之中。而事势推移，亦不免来此一行，复自笑也。

与芷芬士歃合饮酒半瓶，进饭一碗。返舍，云彬士敏相候，谈至十时半而睡。

十四日(星期五) 十时许，联棠自广州乘飞机至。盖昨以电报邀渠来一叙。徐行之来，渠在此办玻璃厂，日后拟北上，为新建设致助力。陈原来，李正文来。

午刻，餐于雄鸡饭店。返舍小休。三时后，仲华来，导我济渡海，乘登山电车眺览。此电车与重庆之缆车同，而精整过之。行一刻钟而全程毕，升高一千馀尺。坐车中望两旁之住宅建筑，皆歪斜不复垂直，颇有趣。下车处有平坦之山道，绕山头一周，其不堪筑路处则架空如桥梁，盖栈道之精者。路自东而南而西而北，回至原处，行一点十馀分钟，足力疲矣。行至背阳处，山风飒然，有寒意。下眺海面，小岛迷濛，香港九龙密如蜂巢，颇为畅观。询此山何名，仲华云是掣旗山。憩于咖啡馆，观落日没地平线下。尝于站外小店衡体重，墨一百另八磅，余一百廿七磅。记其数，俟他日比较。仍乘电天下山。

乘电车行市中。此间电车皆双层，车身殊狭，望之如玩具。餐于上海饭店。能饮者合饮白兰地半瓶。遂渡海返舍。夜间望两岸灯火如缀珠。瓦斯灯发绿光。云彬复来，谈至十时而散。

十五日(星期六) 报载毛泽东之文告，答覆国民党之和

平要求，提出八条件，谓在此条件之下，可以商谈。一、惩办战犯，二、废除伪宪，三、废除伪法统，四、根据民主原则改编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无反动分子参加之政协。数种报纸均谓是皆应有之义，否则即不成其为革命矣。

至云彬所，得小墨一书。留与对饮，午饭。

返旅舍，候潘君不至。蒋仲仁来，朱光暄之姊光熙来，云彬之子剑行偕其新夫人来。既而柳亚子夫妇来。未及往访，乃承先施，感其情矣。

夜渡海，应大公书局主人徐少眉之招宴。我们去八人，略有他客。菜甚精，饮白兰地。十时始归。

十六日(星期日) 报载天津已攻下，共军整队入市区。北平守将傅作义态度转软，容许地方人士与共军商洽和平解决办法。晚报载南京对于毛氏之八条件，除第一项外，其余均可考虑。无论其言诚否，其情可知矣。

今日来客亦七八人，不悉记。老友则有仲持。渠为南洋某报之驻港记者，谈一时许而去。

下午三至四时，得酣睡一小时，醒来较爽适。云彬来，导余与墨及彬然渡海访荃麟夫妇。然后至乃超寓所聚餐，晤潘君、方君、周而复、夏衍诸位。唯方君为初见。九时散。

近日往往饮白兰地，虽为量不多，而提神作用甚强，不得安睡，早起之后则深感疲乏。视手表之带眼，手臂消瘦矣。

十七日(星期一) 作书至上海，言芷芬可以相机北行，于人于店，实为两利。南昌之行，无妨作罢。唯必须候店方同